



葛又華小說集

上海人問書店發行



瘋
少
年
及
其
他

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版

實價四角半

1—1500

瘋少年及其其他

著者

葛又華

印行者

人間書店

總發行所

人間書店

上海開北寶昌路輔德里

目 錄

落花時節·····	一
別離·····	一一
瘋少年·····	三三
她生病了·····	五五
杏芳·····	六九
其他····· 小小的鄉愁，爸爸何處去了，一瞬， 蝶兒斷乳，怨偶，失去異地的伴侶， ·····	一三一

落花時節

『悲哀的事，值得回憶，歡樂的事，也值得回憶。在芳年時宿在自然懷裏的歡樂，若是可歌，而在殘凋時節，回憶往事，其悲哀那更可歌了！』

一朵容顏憔悴瓣落紛繽的牡丹，站在花園一角的花臺上，暗暗地自語：傷心的淚兒，不由地如雨後荷葉上的水珠，因風而滴滴流下。嘆息一會，忽又接着說：

『總之，我現在的悲哀，是往時芳年歡樂的所致！朋友，你們願意聽我自述芳年時歡樂的韻事麼？如願，待我毫不掩飾地慢慢地抒出心中所要說的話，至於能否

在你們心坎中，流出同情之淚，那是全不在意。只望你們知道世上有這悲哀的事
情！

『美麗的春光，隨着暖溫的太陽，蹣跚地來到這茫茫的大地上時，我正如處女的生長在這個園中，面容如玉的潔白，兩頰如蘋果的豐腴，玫瑰色的口唇，皙白的肉體，珊瑚似的上衣襯着碧綠的圍裙，婷婷地曳在春風之中。仙姿窈窕，宜乎受鍾情者，終天眷戀不去了。』

『有一隻白蝴蝶，凝望着我，不覺口涎濕衣襟，私心羨慕而讚美：

『「像這才是天下無雙的佳人！滿腔的愛情，孤注在她心上，一世也不算冤枉了。」』

『天賦醜態，而又不沉默的蜂兒，心中也羨慕萬分。然而一轉念，鮮花愛人的目的，是在有錢，有勢，有貌之流。牠自知是醜小鴨，怎敢想染指？蝦蟆吃天鵝

肉，只是個想字罷了。于是，把念頭打消。

『朝陽剛起，映到我的身上，淡黃的光芒，射在紅艷而娟麗的容顏上。深黑的柔髮，修理得亮光光的，微斜地倚住梳裝臺，對着鏡中的美影時，白蝴蝶，情趣繞然的飛來枝頭，向我微笑；那沈摯的愛意，脈脈地從眼波流出，注入我的心坎：

『「晨安，美麗的姑娘！」牠說着又微笑了一陣。

『「我的心頓時起了發悸的麻醉，而又發生一種不可語人的快感。青春時期，少女內心，自然心知情侶，在這良好時機突遇一箇美少年，羞澀的觀念，雖充滿稚心，而狂熱的心情，却羞羞怯怯地乘此撒嬌回答：

『「你好，謝你的盛意。」同時臉兒漲紅了。

『「多麼美呵，你的姿色！人類的西施，楊玉環，也不過如此罷了。」牠一眼盯着，口中這樣地讚美。

『輕骨頭花花嘴……』我說着，轉過臉去，挨近坐椅，兩眼如秋水似的凝目鏡中的自影，而又偷眼窺窺牠的舉動：我已知道牠的本意，將要向我求愛了。

『牠飛起又停，停住又飛，臉兒紅紅地漸漸走近我的身邊，緊緊地握住我的手，我一下恐慌了，莫名的戰抖，顫顫地推開他的手，心頭覺着一種羞愧，迷濛的心情中，彷彿聽着牠囁囁地說：

『我不是負心郎，無情漢！只要你不嫌棄，肯接受我的愛情，那我死也心甘意滿！……』我被牠這一番如蜜如膠的情語，一時迷惑了心：嫣然一笑，牠似乎即刻了解我的心意，以爲默認他的要求，伸着兩腕，抱着我入他的胸懷，親住口吻。熱烈的狂醉的，接了一陣長吻，急得我極力地掙扎，把頭兒低下來。

『正經些提防有人來；看見是不雅尙的呢！』

『從此之後，愛情的確濃密，是在宇宙站上第一等位置，誰能比得上我倆呵！』

當着曉陽初起的時候，露水流連枝葉，牠就來了，站在我的花心上，對我說不盡一切的情話。夕陽西下近黃昏時，才現出實在不得已的形色，偷偷歸家。滿園花伴，看見這樣，極端羨慕中含了酸辛的妬忌，不覺異口同聲地說：

『「牠倆受盡艷福了！」而一般斯斯文文的學者，却如此嘆息：

『「世上無恥的淫婦！」

『讚美也罷，咀咒也罷，隨牠們去！我倆這時的心，是為綿綿無盡期的愛情眷戀着，幾有片刻不能相離之勢了。

『有一次，我倆並肩地作歌，牠停在我花心上如伶子似的浪漫，信口地唱着：

「春雨催草生，

一天長一天；

春風吹柳垂，

一枝牽一枝。

這麼秀優的春景，

我倆莫閑過。

肩並肩，

手攜手，

歡樂終朝，

且把情曲漫歌。」

『我聽了牠的歌聲，也不期然的和着：

「心心復心心，

結愛務在深：

一度欲言別，

千迴結衣襟；

結妾獨守志，

結君早歸意。

始知結衣裳，

不如結心腸；

坐結行亦結，

結盡百年月。」——孟東野。

『牠被我這一段歌聲陶醉了，停住花心不動，口中微微低吟着：「心心復心心，結愛務在深……」』

心，結愛務在深……」

『「……親愛的，我倆的結愛，務要結心腸了！」』

『當是時，蜜蜂從田野上採汁回來，經過花園的門外，無意中窺見我倆幹這麼

風流的韻事，一股辛酸梅意，湧上牠的心頭：不信這世上竟有如此多情者，牠一生遨遊中，實在少見。因此，回去之後，孤坐蜜房，不出家門一步。一面羨慕我倆，希望着結心腸的愛；一面怨恨自己天生沒福，值不得東西奔勞，忙碌工作一生的！

『每當樹林含烟，月色鮮明之夜，牠常來和我唱歌跳舞，非子夜不去。有時情深了，便停在花心上，緊緊地擁抱着我，安睡到旭日東升。唉！多麼值得回憶的往事呵！』

『誰知春去夏至，太陽的光暗熱起來，風雨也狂暴了，可憐我的容顏，一天一天消瘦，香色一夜一夜遞褪，負心的竟拋棄我而去愛荷花了！當牠在園前飛過，旁若無人地過去，無所顧念地過去！』

『世上一切原來如此，何況愛情！當相戀時，無非羨你芳年時的容顏，垂涎你

清白的肉體。殘落了，如草履棄之不惜，有何求呢！』

「花謝花飛飛滿天，

紅消香斷有誰憐！」

她忽又翹首望蒼天，深深祈禱：

『上帝呵，把我的落花，吹入江海中去罷，連怨恨葬沒在一處！』

正在祈禱之時，園邊的小門內步出一個清瘦的女郎，形容慘淡，淚痕隱着兩頰，有無窮衷情，苦于無處訴，悶在心頭似的徘徊園中，看見紛繽落花鋪滿地上，忽悠悠地唱起葬花詞：

「手把花鋤出繡簾，

忍踏落花來復去。」

她的幽怨，長恨，悲哀，傷心的靈魂，蔘地乘歌聲罩上女郎的心頭了。她自己

似乎放下一肩重擔，找到了代替者：

「黃鶯唱啞了婉轉歌喉，

蝴蝶倦飛了翩翻粉翅；

晝夜不離地婉戀在旖旎花旁，

依依狎戲，不捨歸去！

幾陣狂風暴雨無情而來，

片片的落花，隨風飄飛去，

空留顛顛的遺顏在枝頭，

誰還有如芳年時狂熱的眷戀！」

——于牡丹花謝時。

別離

(一)

老大嫁作商人婦，
商人重利輕別情。

——琵琶行。

怎麼不傷心淚下涔涔啊！在別離之時，何況是正在青春時代哩！韻霞嫁後還未蜜月，丈夫就爲了生計的關係，無可奈何地眼淚絲絲，依依地別離心愛人而去異地作客了。

她倆在將離的一晚上，神色異常的慘淡，心坎脈脈地跳個不住。一幅鴛鴦被，蓋覆着將離的情人，更覺得難說的愁鬱！兩相不自主地擁抱着深深地接吻，無言地流着真情的淚，兩頰淋漓地，濕透了枕頭：這時候，她倆的心浸在愛的深淵裏，覺着人事的難堪心痛，莫甚于這將離的頃刻了。

一盞桌燈，隱約放出澹淡的光，閃閃地照着涼意的臥室。窗子半開半掩地，一輪素月，晶瑩皎潔的射映着後山上的雜亂無序的樹林裡的紅綠的葉子；陣陣的和風，吹得樹葉蕭索作響；窗帘，偶然動了幾下，冲破這如死的夜的靜寂。

突然有隻夜鳥，撲翅一聲，打屋檐前飛過，「行不得也哥哥」，極淒切地啼出

這麼一句。他輕輕地按上雪白的臥帳，無精打采地向窗外一望，心頭驟想起這麼的靜寂，鳥爲甚在這風靜月明之深夜中，無盡的空間長征；並且唱着這麼直襲人心坎的句子來。這恐是爲我傾而啼吧，抑牠的遇際，也如我倆現在一樣的將離呢？

他的心潮澎湃不息：朦朧的雨眼，盯着天上的明月，珊瑚地走入烏蠅的雲裏；夜風又拂拂着，頻頻輕吹窗帘。不一會，他不經意的信口歌出：

『令人讚美的烏雲呵！』

韶霞也偷偷地揩乾淚珠，打了一個呵呵寒，撒嬌地凝望着他，隨手把紛亂的髮髮，掠理得整齊。聽見他這句頗有詩意，使人遐思的語句，心中頓時起了不知名的感覺，將軫念亂思的調兒，平靜地消滅了。

『該咀咒的烏雲，爲什麼遮住皎潔的明月！』她也學着他丈夫的語調說。同時不可形容的含情秋波，如痴如醉的望着。似乎她這句話，故意發的，看情形，急